笏庵詩

吳氏一家稿十三 笏庵詩

錢塘　吳淸鵬　程九

甲辰

謝默卿元淮別駕以詩集寄示題贈一首

疾雷撼山石怒吼長河掛天落海走蘯搖心魄動耳目乃是君詩入吾手從來吏隱多高名竹西昨歲遇陳生當時自喜識太邱豈期今復見宣城此間人物近益渺知已相逢定亦少君知得一可不恨與我俱應盡懷抱白沙翠竹古眞州何減澄江一段秋太白平生稱忽憶少陵述作要同游

曉起甚寒適默卿來揚以和余前詩見投輒和

一篇

臥聞一夜北風吼燈影幢幢屋脊走朝來覔句研生冰
怯凍愁書不出手投詩忽喜見君名陡覺一室驚春生
平生未識如已面知君昨又到蕪城笑余有病同跛眇
門巷經過故應少君能冒寒泝江來定知與俗殊襟抱
君才何止治一州鵬鶚舉翮當高秋謝安正有蒼生望
莫便攜妓東山游

默卿復和亦再和之

龍宮呀開雪浪吼馮夷出舞天吳走美人贈我繡海圖

幅幅度與金針手著述於今半有名百年未見美才生
中原若使會旗鼓誰可一日收齊城吳生空自談荒眇
元珠失後知求少直從赤水還探得的的今看在君抱
眼中九點小齊州下界只作蟲聲秋映登不是人間客
須與期之汗漫游

送默卿還之眞州

寒潮動夜江鳴吼曉看千帆去來走聞君明日便須歸
出送無由一握手自古才人多惜名我今傾倒爲先生
文章知愛未足道喜君曾不設府城風浩浩兮雲眇眇
亦念離多會常少人生有別不快意每令幾日無好抱

兩地相思只隔州州問君何以慰三秋春風相約莫相負

正月五日斜川游

默卿復和二篇可謂好勝矣余亦未肯遂下也

乃走筆報之

項王鳴叱如虎吼沛公逢之欲鼠走滎陽成皋七十戰
終割鴻溝兩敵手和詩不休眞好名世間誰似二癡生
雖然要是一佳話明日流傳定滿城我思古人去已眇
此樂今人解亦少欲知氣象當平分須得工夫在啄抱
秦系未肯降隨州八十老人氣橫秋君我於今亦未下
却似無已當少游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余與默卿今日之謂

又和默卿解纜將發之作

怒飛一笛聲裂吼正似秦王破陣走忽然檀板敲清鏗舞罷霓裳小垂手是中妙意無窮名過羽移宮百變生君歸昨日自不暇猶作何戡唱渭城小誤未礙聲清眇來詩押少字韻誤作纖小坐無周郎顧者少却思何日定重來寄聲有意琴須抱不教羯鼓打涼州不聽胡笳出塞秋為余一奏廣陵散為君重續廣陵游

默卿別後有懷

東方飛下一杵吼城門人開四出走老夫三年困臥室惟有君來得把手旅憂煩積不可名感君知我可憐生

用旋幾日得慰意始覺一掃空愁城自君去矣余懷眇
猶似從前歡悆少眼前佳日等閒過思君何曾一置抱
聞說梅花占此州殘冬難得暖於秋幾回欲問東閣信
可惜無人與共游

又感與一首以黙卿詩有公今容我捫虱談之
句也

白魚失困黃蚪吼蠱蟲羣游滿地走壯士見此憤裂眥
提戈逐之不在手景略談王舊有名桓公座上風爲生
關中若用作丞相隱然可倚眞長城蒼蒼之理非元眇
縈著知微近何少曾女嘯柱初見疑杞國憂天那釋抱

此鑄應教悔六州匈奴今尙笑千秋當時豈無人諫者亦道何人酹伯游

又寄意一首告以余之老病志於養不材而已

殷牀聲鬬若牛吼一病心虛怯蟻走自從前年足又廢近更拘攣到臂手支離哀駘眞我名但思無用師莊生却防內涸如老洫敢恃外鍵同堅城聞道未百眇乎眇爲道貴損少之少已乘秋水觀海若庶養不材成合抱鵬翼自足覆九州蟪蛄未可語春秋大年小知俱莫較室無六鑿心天游

復寄一首以黙卿前詩有羣雞望見木雞走之

句故申言之

獅王不爲小蟲吼搏象猶爲一奮走豈知佛力能馴伏
趺坐低眉只合手小技何足爲居名雕刻心腎非養生
頗聞詩人出苦語得句難於下趙城我今覗君不敢眇
君亦報余已不少若令往復更不已直恐牛腰難束抱
蠻觸分彊各霸州蟋蟀恃健驕一秋何似木雞尋本論
毋多談矣其辟游

乙巳

元日遣興

著書習盤齒嗜酒陶淵明二子皆足疾余亦久此擧獻

歲值元日家人罷賀正勸余且外出天氣適和晴縛椅
爲之輿舁以兩竹行自有二小兒不敢煩門生闌林佳
景色寒細暖亦輕起扶杖復倒仰看帽欲傾羣兒齊拍
叫與余一笑成此樂不易得此歌洵有情

正月四日默卿來揚復以和余詩五篇見投督
戰甚急知不能遂已也再和一首

春聲十棒殷雷吼紛紛千門賀正走寄詩草堂人日前
獨得一篇看在手我於君詩夔莫名我聞君至喜便生
斜川之約果不負何曾爲看燈滿城君身一鳥真輕眇
只我憐夔偏足少我不能往君肯來且可爲君勤送抱

甚欲夸談州外州莫嫌戲語帶陽秋機鋒相觸必相鬭

明朝重試觀魚游

又和黙卿第十一篇

春寒未得蘇喘吼只賴君詩起我走讀之往往令失笑

忍不能禁口掩手揚俗本以輕揚名若輩何足知先生

先生來遊肯爲此結交子公還入城戲歌北渚嘲目眇

來詩有一目國人貫維眇之句亦幾於帝子降兮北渚之謔也恐攖時人怒不少何如

相戒同刺舌萬事隨常不挂抱是間亦是帝王州行樂

尚可三千秋且看螢火隋苑放莫問麋鹿蘇臺游

對雪懷友二首 并序

近多爲友朋唱和之篇務出新意讀明人徐高二家詩愛其沖淡有陶韋遺意遂擬而爲之然不甚似亦正不必似也

江南春已動客望心悠哉飄風忽自北吹雪渡河來千里盪遠色咫尺已迷懷陶公怯寒甚三徑不會開愁陰連入戶皓素積盈堦疇昔履綦跡埋沒失青苔思放剡木棹好覆歷陽杯關山人蹤絕夢路亦多乖

淮南仙隱處江左文雅地傷無與游者鬱鬱此焉寄歲始坐成想天末爲誰睇雰雪正多態漫飛亦何意門庭有新跡帷房無煖氣詎當瑤華贈徒亂瓊樹思

答友問仍用前體

臥疾久未出室居年餐侵晨起理髮罷有客適至臨問
余何所作以度此晷陰倚杖送朝夕伏枕觀古今在目
偶存想得與時一吟但可事無事不能心有心非是志
養寂雕鎪自不任君能來取談數過得相尋

文通擬詩三十家莫不肖合宜若可為一大宗
矣而名反出鮑謝下何哉自得之與因人固異
也然則後之規規於一家之似而自謂能似其
似者亦曷足貴耶蘇黃皆奉古人若師而避古
人若仇良有然矣因擬徐高詩乃益自悟焉遂

記之

文通擬詩三十家肖形繪性無小差豈知江郎才盡矣不直李杜一笑譁自從二鳥鳴交加草蟲亦各矜鬚牙東坡先生有杼軸獨倚雲機看織紗

讀東坡壽子由六十詩因念今正與八兄同六十矣遂用其韻賦三首寄之

房精初下降受氣本惟一君眞吾家駒余特牡曰隲生年屬馬故以馬喻念許馳驅來矜寵若可必日侍隨鑾馭歲給支廪實一蹶忽不振蹇劣遭放黜日暮無人收惟願惡養畢轉思成不材来始非禍吉回首望衢路甘心老廄室

不堪入圖畫永謝丹青筆放君追風足千里只一月
一代循吏傳君自當第一隱逸錄周黨藝文登紀隲若
使我附書亦或可自必近又學紫陽世漫謂君實近註綱鑑
敢竊比述作頗欲操陟黜二年盡周秦兩漢將次畢顧
得竟其餘天與身安吉亦有獨樂園花竹繞吾室高興
動幽襟微言存直筆卽此眼前事自足陶嘉日
號物數有萬惟天命則一是中有默定定故謂之隲細
推元精理於今亦難必禍始豈有萌福應迄無實毋亦
値偶然錯亂行賞黜中有脫漏者或幸逃網畢常恐靜
生妄未見動獲吉以此每自念感係在一室欲寄一封

書有言難盡筆何必秋風起方是思歸日

得八兄和詩轉和二首

將相非有種用才途豈一譬如牧馬者又何限驛隲登壇昨屢拜夷事初莫必一從和戎議不惜金繒實優詔降　至尊禮爲外服黜諸奴貪漢幣勢欲來未畢佛郎與米利何止一英吉寄巢而養子曷可亂我室春秋內中國禁絕有特筆君當語羣公善後愼來日來詩有方今註意將往者多罷黜之句

五土自風氣民俗未齊一要其異習化初不分降隲天下不難治可以斯民必爲上而罔念誰肯應以實維新

苟不懷厥罰宜盡黜聞君有數事尙待了手畢亂徒倡蘇令妖人奉于吉不示知禁戒曷以安戶室方今此最憂未可責刀筆君行即設施內斷決何日來詩有眼前有數事欲辦未了畢之句

穉藥園偕同人桃花菴看桃花以詩見投

此來三度揚州客今日揚州感倍生梅閣人歸何水部藥欄會散蔡繁卿名園亂後多無主諸老春來尙有情只我花時自惆悵負伊不共玉鉤行

沈鹿坪鑌名孝廉也來爲鹽官有玩世之志去年轉餉甘肅旣歸出途中紀行詩見示寄感甚

深不作平時詼諧一語眞風人之篇也深歎異

之爲酬一首

鹿坪先生善滑稽大隱東方人不知身作鹽官不得飽亦似臣朔常苦飢去年直走皐蘭道萬里辛苦都不辭歸來一編袖示我讀之字字可涕洟乃知先生玩世亦復未忘世平生自有胸中奇常時不肯便輕吐遇事乃始發憤爲世人但賞優俳曲何會解得風刺雅怨詩人詩栢梁天子和四時我知先生不獨能賦詰屈詞紛紛正好一嘲弄連尻結腳知爲誰

寓園牡丹前年開十朶去年開一朶今年開三

朶兩朶已大放一朶猶含蕊未吐花下漫成

尺地共一土寸根共一荄多少歲異數遲早不同開此

豈花自主造化故安排亦豈由造化而我特自猜念我

與此花草木同形骸我好花亦好花我得徘徊未知從

此去花可還復胎有花更有我歲歲花下來造化自不

主此語誰問哉可憐我老矣一笑花應咍

汪蓉洲探夢硯詩并序

蓉洲初夢老人贈一硯越日得硯於市背有銘乃

乾隆高氏亦夢一老人所贈者異而來乞余詩

汪子自是好奇士昨來逃夢我細聽為言夢硯得硯事

其說荒幻頗不經我因語汪子我說與君畧小有徑庭庭字論義似可從平聲請作夢緣歌君亦為我一試聆歌曰石生緣兮緣生夢緣何喜而遇値兮夢又何悲而飄零伊初得而終失兮曾倏忽之不暫停矧奪彼以予此兮果誰主司於冥冥吁嗟乎失石方出夢兮得石又入夢造化弄人以巧兮萬古何時醒於時汪子愀然忽不樂惕然又若疎而惺乃為再歌曰惟此石之有流落兮入海感其飄萍將安適以得所歸兮願自脫於濁世之汙瞠雖頑質之不能言兮呵護或憑其有靈假神仙以為媒兮示朕兆於宵暝幸一覩其不生分別兮後賢尚克念夫

前型追盛德於曩哲兮發潛光之幽襲永寶用其勿墜兮傳之世世其流馨

臂病益甚每一詩成輒苦於書乃令小女扶臂書之亦尚能旋折

我病不廢詩此樂乃自有而獨不得書毋亦自苦否意欲付阿買終覺不似某不如喚阿潛山谷詩君家小女名阿潛使得替左右且當借汝臂幸勿掣我肘初捥耕犂扶漸送乩筆走俗傳有請乩法懸筆於空中以一人扶而書之謂之扶乩似畫虛空字如把小兒手小兒初學書時必以一人把其手書之謂之把筆書成還自看未覺甚怪醜老妻來竊窺一笑獨掩口我苦尚可忍我樂終可取

有年

葉落而知天下秋瓶冰而知天下寒古人何嘗出一室萬事可得於靜觀我今空齋坐無事閒書甲子陰晴紀一春風雨宜花木農事今年可知矣

瓢兒茶

揚州諸茶皆美肥得名無過於瓢兒曉圃初滋一雨外春芽正長三月時生嘗得配笋葅好熟芼加點魚羹宜登盤客每示珍惜下箸我忽爲嗟欷此茶本出王家種民間流落令誰知遥想秣陵煙雨裏此時翻動交鋤犂園丁定知非故侯未必解述前朝悲誰能登隴一弔古

土中恐有開平碑

燈下讀綱鑑

讀經要識有字句讀史須觀無字處解得春秋書晉隱惟有龍門紀漢武涑水紫陽去已遠思得其人何處遇夜窗夢破雨來時忽忽一燈如欲語

寄吳甄甫文鎔中丞

開府西江四載過知人任事近如何簡煩自稱頻陽粟毀譽都無郎墨阿賦閣才知王子少登樓興想庾公多也應回首梅花院甄甫與余幼時同肄業梅花書院老病憐余未廢哦

答友人高齋之作

嗜奇性僻愛名高習靜居幽遠俗囂銅洗養花真古豔
瓦盆磨墨太粗豪誰能禮法還拘阮自有詩篇足擬陶
我欲不衫兼不履訪君執手一游遨

鰣魚 并序

鰣魚惟揚州最早然亦必在四月比歲則三月中旬已到而瓜步近江間所出且多至數倍價亦減甚於前矣先後二十年時物之不同如此因感而紀之

鰣魚舊說揚州好細骨肥鱗近若何客箸催嘗三月早
漁舟爭入大江多獻新不見津沽北天津出鰣魚余猶及見之近不復到

矣賣曉空懷富渚過（近閩江浙出魚頗少）回首廿年時物異坐教消息閱流波

夏日郊望見草木茂盛

憶昨春陽弄茗穎始見林園破寒箬再來倏忽變歲時已覺縱橫包隰嶺歧分丫徹雜紛錯交繚連牽互鈎併左引成擎右引拂下行為退上行凶離離延延去莫窮杳杳沈沈望不竟化機一波那可遏生理得遂皆足幸人情只憐紅素晚我意獨喜蒼綠淨城闕甫出景便新夏節纔交暑未盛況逢一雨洗林樹正有微風吹袖領幽行忽得石路細小憩時聞鳥聲靜投足去遠自難到

寓目當前亦可娉及秋不用待涼時有月何辭當火令火令韓詩謂爽食此借作夏令

喜四兄來同居

人情志無厭我兄獨內斷昨來遂引決亦未始非算且作卒放當聊比僧退院暫得換防歸正好打包散況是老兄弟願得常常見從此足談笑隨意適眠膳逍遙兩閒客倚賴一老伴行樂任所爲外事復何羨

後園獨坐戲爲新句

有客三年寓無八五月關敢嫌來兩少自笑過雲難藺箭深抽素榴穠淺破丹園亭聊漫興得句不求安

自題邗江寄寓圖

我不能學杜牧之走馬春風玉鉤訪廿四橋邊閒去來感惜芳時爲惆悵又不能學秦太虛浮家夜月珠湖傍女游臺上結客多自有豪名供跌宕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偶然愛此何遜句當時爲綏南歸舟竹西之村梅西里一住無端四年矣倪生爲我寫此幅著我全家畫圖裏神仙眷宅隱逸身世間豈有梅子眞此邦士夫莫猜說我是一時流寓人

釋鵝篇 并序

余畜二鵝一日將烹其雌者其雄隨之哀鳴聲甚

慘因繹之宛頸交翼若相訴語者感而賦此

鵜鶘愁思隴坻語鷓鴣啼過黃陵去從來禽鳥戀儔匹嗟汝鴅鴅心自苦怨莫怨兮生別情慘莫慘兮哀訴聲使人對此不忍見聞者酸惻難爲聽老夫因之感莫已一篇聊爲鴅鴅紀鴅鴅汝今尙如此嗟爾共命之鳥何以爲情矣不見古來青陵臺化作小鳥日夜聲悲哀世間恨事乃有此行人不過爲徘徊共命鳥謂共報命今皆借作共命解

華秋涯先生北山旅館遺卷

罷官不舍西湖去先生曾借西湖住門前流水段家橋屋後連山葛嶺樹我爲披圖纔及半認得寶雲莊畔路

五十年間跡易陳欲識先生已無處聞道當時盛游讌
風月同來湖上語主人閒情似白鷗上客才名雜龍虎
談辨如雲共一時年華若水俄千古作詩敢便繼前賢
姓名聊欲他年附

盆魚擬漁洋作後段意小變之似較切近耳

埋盆作池石爲梁玉絲牽井曉汲涼動搖鱗鬛散五色
天然一寸二寸長玳班雪點已可愛蔚藍一尾尤殊常
老夫閒門閉白晝睡餘晚步循迴廊空庭日落鳥去盡
小簾風過萍吹香起看出沒亂藻荇一杯便與江湖忘
貴家亭館豈無此闌干曲彔交橫塘長橋跨空走雪浪

飛閣倒影開朱房百金購買收異種數寸往往見未嘗
獨輸吾輩有此暇美哉池水空洋洋

秋風篇

秋風初來起蘋末萬里燒空火雲赤房櫳一夜忽淒清
早晚驕陽已無力天公欲掃淨宇空特散清泠解蘊爞
遂令世間苦熱子廓然如去毛摯同蝮蛇含沙逞毒口
老蝎繳尾善緣走今朝避匿不敢出蚊蝱撲緣豈能久
庭前有聲梧竹陰蕭蕭淅淅感人心一窗燈火宜夜讀
鄰家女子勤織紝

中秋月夜桂下作

淮南多桂樹名園閟秋芳每歲逢茲夜游人盛蜀岡畫槳雙飛出清歌一水長來攀露下蕊其嗅月中香暗馥迴仙袂清光轉玉觴嫦娥留笑語歡樂殊未央吳質正寂寞不眠倚樹傍廣寒方聽曲獨自記霓裳下視人間世小山何處藏此身有仙骨似欲笑淮王

題符南樵埭北草堂

淮水下邗城中經百餘里人家住兩岸舟行得清美尚憶趁歸帆淹泊寄小市落日動孤興明湖送遙視宵清蚌月出秋晚魚風起豈知有草堂中自隱君子似聞江左裔仍出秦符氏符氏出秦符璽令名高談辨同漢符融志樂買

山似唐衍藏蘼巳在眼氛垢無由洗何當便浮宅來共卜棲止

王夢蓮校書圖并序

揚州舊設唐文館局時夢蓮與余皆及與于校勘之事今三十餘年矣當時老成彫落殆盡不勝今昔之感焉

大藩文雅地梁苑秋風起當時著述材鄒枚俱已矣賸餘天祿客白髮老中壘歸來其子雲涸跡寄壥市鉛槧不復提牆角短檠委獨將觀書眼坐閱歲月駛稍出問貢灣閒過蕁梅里只可賦寓公莫更談名士

月波吹笛圖 并序

朱昆田號西畯竹垞先生令子也著有笛漁小藁十卷載曝書亭集後此月波吹笛圖（月波樓即煙雨樓）亦寫漁家服舟載漁具數事猶集名笛漁意也圖爲禹鴻臚所繪上有查朗山先生題句皆名筆不知何時流落近歲貴韶亭別駕於書肆得之相去蓋已百四十餘年矣出以乞詩是亦一重墨緣也

少志慕前哲長水緬詩老思訪後裔賢爲理鴛湖櫂重樓煙雨深極浦水雲杳闇笛起淸愁憑欄寄孤抱焉知月波圖入手君家好尚賴百篇詩與證一幅稿嘗恐有

此才埋沒正不少亦擬物色之塵刼苦浩渺

答松泉義鵝行 并序

余前既作釋鵝篇遂歸其鵝于徐松泉同年以其小公子之甚愛也松泉所居門有荷池日浴鵝于其間余聞之喜鵝之得所不意一日其雌墮池冰而死雄者哀鳴如前狀松泉憐之埋其雌而以雄施之僧院并以銅牌鐫義鵝二字繫其頸賦詩示余以余家故物也余以此鵝生死亦異矣豈有因果其間耶賦以答之

亦知命定數難奪吾惜雙鵝禍太薄餘生已辭刀匕厄

小刼仍墮寒冰獄一物因果那可知百年倚伏都難覺
死者已矣生可哀只合空門作解脫感君還賦義鵝篇
手爲親書二字鐫豈惟惠養無盡意要與孝鵝同世傳
君不見金牌挂鹿閱前代玉環繫猿常好在此鵝他日
試覓尋定有人識君家禽

甚寒大雪四兄爲設飲

維揚地氣中南北之所交自我辭疾歸三年此寄巢頗
謂宜寒煖少減藥裹包未聞氷厚尺有風卷屋茅今年
獨奇冷凍折林樹梢豈惟困松竹將損梅花苞已過一
卦氣未[illegible]復初爻池魚窘瑟縮庭鳥哀啾啁我亦裹重

繭深廬閉壺匏似聞曉來雪大如絮毬拋已作堆階没還尋入徑釤坐怯不敢出面裂指凍膠轉憶少年時飄灑走平郊短衣從匹馬結束帶弓弰獵射南山下流聲激飛鶻歸來洗尊斝不惜爲賓庖鑿冰河伯宮手自晉寒鮫劇談留俠客妙舞出垂髫拔劍起悲斫擊鼓聽鏗敲看點深檐落飛沾醉袂指蕭颯今如此壯念復誰教先生獨高興不顧風中跑起看忽絕叫二儀將混淆龍宮翻海立銀濤走螭蛟虛皇開玉殿素甲卷旒旓異景入庭戶冷趣得礀坳罰當杯共把豈曰我無肴賴此幸不負與解衰顏嘲

觀刼鉢圖因憶漁洋樊榭皆有詩而於樊榭有感焉

般羅迦婦誰所呼羯肌王女信有無似聞過去同一姝以不修戒墮刼餘姿容婉麗性兇愚噉食人子毒無辜亦自有子九千雛賓迦最小愛莫逾佛以威攝大寶盂母悲毋惱慘弗舒太千覓遍聞呱呱來于佛所視睢盱逞施百技種種俱盡力求出不可遁泣悔誓願歸覺途還爲子母遂如初此事傳者出伽瑜佛說如是或不誣至今世寫刼鉢圖朱蠖李森同一摹妙契豈出顧與吳無乃游戲聊自娛漁洋一見怪且吁作詩拉雜如火荼

舌吐青蓮花齒飛霹靂車為窮變相觀須臾筆力奇偉畫不如樊樹為之笑撚鬚有賭不肯前人輸更說妙諦無碍拘本無有体歸於虛是謂得大解脫珠譬燈分魔棒喝狐於燈棒復何有乎二詩雄力足並驅王得屬已偶不孤而我豈復爭此歟忽忽亦自意不愉書生願勿生虎貔（樊樹題此圖結句自註是日聞臺灣寇警）豈知自有卑彌呼（漢穆帝時東國女主）摩登伽女無差殊修羅種類為一區混世擾亂不可除食人中原萬骨枯安得天為拳梏地檻輿因厥孥幽之海隅吁嗟乎君不見鬼子之國鬼母居

答何子貞紹基編修

君書盡去今人弊何時恰到古人地年來益變求精進
眞放原知非容慧君家尙書墨盡池君意似尙欲勝之
誰謂物論殊求爾要自外入那得知惠我南來數紙贈
得失君心君自省已將剛健含婀娜定由險絕歸平正
我今病臂久廢書强爲賣字救飢劬打門求索謝不得
隨意自遣殘年餘

寄和馬晏香孝廉城東詩二首

回首潛園社已孤白眉如子近應無似聞二老同來往
要寫城東主客圖

城東本是尋詩地葦蕩梨園舊尙存一自風流樊榭歇

百年今更與誰論

修竹吾廬圖并序

修竹吾廬圖者蔡佛華尊甫起亭先生初寓揚州樗園時所作後先子亦寓此園而先生適來乞詩今三十六年矣余與佛華復遇於揚佛華出以同觀追想先跡愴然於懷感賦二律

往者樗園好先人爲愛居四窗多種竹一水繞通渠有客適相訪言曾此結廬手圖乞題句遺墨至今餘樗園近寂寞竹色空蒼然畫裏見先跡悲來語昔年兩家猶世好與子復周旋須繼前人意還成此日緣

錢塘 吳淸鵬 程九

乙巳

張子秋秀才齋中觀金冬心先生畫梅

我朝笪江上畫竹通草書勁枝瘦榦意態殊又有鄭板橋畫蘭草隸俱風叢露葉秀且疏未若先生畫梅漆書出古意又在蟲科初蚱蜢之股蝴蝶翅鉤勒分明誰解此應是稽留山月來影動橫窗初寫似惟生爲我開春風試評一語殊得工且借東坡摩詰竹所謂交柯亂葉一一可尋源者亦擬少陵韋偃松所謂迥枝刷鐵者

即事簡紅生太守

天寒地凍歲崢嶸有客愁思寄廣陵挽雪車來轉啞軋打冰船出走淩兢傳呼使過知方急更遞差抽恐未勝說與慈明賢太守劉乂不爲賦詩能

黃梅花樹下有懷賓谷先生

昔年賦詩賞雨屋主人呼我吳黃梅爲言阮亭若見此有愛定過黃葉崔當時一語荷知已感此眷眷難忘懷自從草堂散人日痛哭不復過斜街南歸見花即悲憶花前屢罷傾樽盃今朝一枝惱入眼不分小雪爭催開西江回首不可見東原獨立只自來昏昏凍月欲墮砌

枝橫影臥空蒼苔

哭魚竹同年

回首西湖總淼漣如君身世倍酸然歸來塞外方生幸別去淮南已死憐元圃金花傷往事靑山玉樹惜中年平生焚草無人覺史筆誰爲表墓阡

讀史有作

南朝不用讀書官史筆多留作話端嘯父欲求魚鮓獻劉公苦索鳳毛看若曹宜得一時笑此事可勝千古歎獨賴風流王謝在猶傳江左舊衣冠

恩平茶阮硯石爲阮相國賦

昨謁眞州相國座手攜一硯出示我乃在嶺南屬縣之恩平南二十里緣溪行溪盡入山有巖曰茶阬中產異石人未識嘉慶之初始掘得持示硯工驚嘆絕因出手采之以冒端石始端巖之石片片割於水其石無外皮其名則有青花魚腦鸜鵒之眼諸色爲佳耳恩平石乃獨異是一產大小纍百千藏土包山以爲巖凹凹碎㔮不相連外皆有皮裹皮色各異之或黃如霜葉紫如臙脂其青如蟹殼白如松皮碧者如苔錢又如蛛絲或爛如虎斑駁蝕如古鼎彝剖之中有氣水之溶溶或有文如龍如遠水如隱疊山峯其脉如繩綫之紐結交重凡

皆與端異而硯工必盡去所異以冒所同故至今名不自立常湮沒於巖中於時我聞貞州說座中把石還起立口爲咨嗟手拂拭乃知一硯之材亦爲公所惜士有抱嶔寄磊落者又何憂乎巖穴

丙午

正月四日次韻阮相國長春橋詩二首

花裏惟藏有賜書竹間不用費行厨肩輿偶欲過村舍手飯偏宜進野蔬情似春陽初濯柳顏如古佛未開蕖也同僧渡橋邊去自覺珠湖勝鑑湖

又報長春春動時新年杖屨更怡怡斜川正月可游賞

邗上老人眞性頤擬種梅荷心計早繞看亭觀步留遲地有風亭月觀皆公舊時所名今更擬補梅種藕其間放魚更有東坡願一笑掀髯定似之

代書簡紅生太守

紅生兄足下昨來守廣陵辱枉賜存問謂我舊日朋狹巷無容車自下不復乘鄰里出觀看驚詫得未會爭說太守賢嘖嘖同嘆稱每欲自請謝步蹇恨未能惟新歲上吉起居多福增厲有冒瀆言敢布左右承旅人此流寓破屋可憐矜家無玉川奴遣告走類仍區區煩鑒察再頓首清鵬

祝葦堂躍雲過訪

空齋坐孤寂歲月與誰度有懷平生知輒爲誦佳句祝子不我棄數過懷盡吐何必如祖言自欲其戎語春陽漸和柔衰疾起杖屨園鳥揚好音林條披宿莽鋤荒去故翳觀妙獲新露還當及佳日分我此間趣

爲梁芷鄰中丞跋書畫卷册九首

湯文正與徐俟齋枋先生書書有先生淸名滿東南弟斌幸得拜見顏色不棄絕於巢由云云是文正曾見俟齋矣而府志載文正兩訪俟齋於山中皆避匿不見志誤失實也中丞曾辨之今以見示賦二首

昔觀陸淸獻與湯文正書齟齬多不合意見頗小殊今

觀文正書乃與天平徐出處各異趣道誼獨相孚以知大賢意非可測常愚陸不爲苟同徐非矯異徒湯自不同異三子皆大儒求之交際間所見本區區俗論何足辨傳載固多誣

夷齊恥周粟餓死首陽邱綺甪紫芝客出從太子游疊山抗高節終不見雪樓龜山乃應聘遂蒙世所羞侯齋明二老亦是遺民流寒氷不可近肯爲炎世求春風在茅屋梅花自清幽何必澗上堂定卻山中騶庶幾二山間謂疊山龜山乃有斯人儔雖無卻聘事蘇門當可侔

黃忠端墨跡五札三札皆常事惟與倪文正二札一薦張天維者札內

有前滄州太守佳士也少年挫鋒臨老用鈍勳謂世無將鄒可嘆等語一先生告歸後朝士敦迫上道札內有陳臥子再書責讓李寶弓直爲偃蹇邱園士君子當以廉恥自與厭浥之詩似爲某發與也等語有關先生人已出處爲誌一律

又拜先生手札遺兩於人已見無私挫鋒老惜將鄒器行露多防厭浥詩爲語倪公須士要苦嫌臥子未余知大儒學術兼名節卽此生平自可思

倪文正畫東坡菊殘猶有傲霜枝詩意小幅

菰蘆中有君子性眼見一時搖落盡離披誰使倒池來擎雨不曾留蓋柄東籬正是嚴霜時獨立不禁強自持徑荒敢問柴桑宅圃老空憐畫錦枝

項孔彰聖謨山水畫冊　孔彰子京孫也生明萬歷戊子此冊署欵丙戌則順治二年也畫十幀每幀皆自題有詩六月雪塵沙界二篇皆爲世感也染雲一篇自喻也明不汙之節而必無出岫之意故日就墨染雲雲更白千峯萬疊翠微阿望扶桑篇喻長安也而有拳拳故君故國之思故日登臨每望扶桑國身在日邊何處描至末篇曰至今羲皇之子孫則明以栗里自比故署欵亦但書甲子然固未有一語怨刺及於我　朝眞風人之遺也乃世竟無解者僅以善畫得名因爲表出之

天籟子孫稱善畫豈知詩更超畫界世人論畫不論詩
空向宋元說宗派六月江南積雪寒日邊何處望長安
楓外悲來鴉陣冷蘆間愁去雁聲酸丙戌之年書甲子
血點淚痕濕滿紙我爲披尋一感傷二百年間無此矣

祝京兆代其夫人與女小札書四行二十四字是月十日虔納孫婦三朝之辰專請歸曾端此毋白賢女小姐

官奴官奴或謂子敬小女字或曰逸少女一帖誰敢繼京兆此書有晉意賢女小姐稱特奇假爲毋白書付之頻羅考得夫人李據梁學士考得京兆夫人爲李少卿之女惜未知女適誰氏二十四字親與緘應亦知書似阿潛

南唐李後主書後有宣和御璽米友仁奉勅審定前有龔芝麓題首

六州割和意未已豫章遂決南都徙君王悲惜皖公山臣下懷思建業水自從元宗失江北南唐國勢可知矣金陵嗣立亦草草一目重瞳又焉特轉想鍾峯結隱來

始願不終可惜耳書居署欸鍾隱二字當是未嗣立時書遂令筆札漫流傳至今不洗亡國恥昇元帖澄心紙當日多爲供驅使聞道娥皇解命牋別有保儀司掌記一時雖異淫昏失玩物喪志奚取爾後來宋徽宗收藏還到此後車不鑒前車止可憐五國城父子走萬里白衣猶可忍後主降宋事靑衣之辱不如死而況筆汙璺穢更出定山子兩遭亡國主一經亡國臣尤物不祥乃如是吾欲斥去比之夏姬氏

成哲親王畫山水册

成哲亦嗜畫曾見蔚竹枝先子直書房王手爲寫之

王在書房時偶以小紙畫蘭竹先子意愛之王爲題句署欵以贈他實未之見也　又貽小圓印娟娟仙雲姿王有贈先子小印作伴雲字欵有皇十一子四字亦篆書蓋王自篆而使人刻者生質信多藝遺跡每見思此冊並舉勝我爲證合離璺法唐摹古朱文漢仿奇一一皆印可只無王留詩書體似又變小異未足疑

王文簡二十一札

人言漁洋詩愛好我謂先生實不如但不愛好尚愛譽不錢牧齋乃是何人歟一見感知己爲之顏開色笑愉趙秋谷豈非吾徒乎一語不入意何至齗齗憤莫攄未若此書任眞率不矜不喜自與尋常殊或言先生碩不

以書見方幅題贈多出林吉士陳香泉二子徒不知二子正是羊氏妹何如先生自書秀逸野而疏花作精神玉作髗一笑百媚開羅襦詩之風韻焉得與此書相倶梁夫子愛古珍璠璵攜載行篋富所儲不惜為我傾倒出要我貧眼驚怪吁十二冊成哲畫廿一札文簡書此皆耳聞所未及今者目見乃得諸可惜我詩好句無我書又不學近更病臂須人扶唐突未免先生汗

又中丞乞題窗燈梧竹圖次覃溪先生韻

百師無一說所取有裨補蘇齋談詩口如把天地戸不答雲將問自闞鴻蒙古或乘秋水游始嘆失津渚我向

謂其門亦曾爲觀縷百家得穿貫一語過箋詁獨稱黃涪翁爲善學老杜能尋瀼水樂深喻飯山苦學蘇不學黃若散曲無譜中有締造在如重規疊矩如立表準線如定律求黍當時我聞此頗了木犀語茲圖無異源曹溪一滴乳得不窗燈前其感夜來雨

又七言二首次中丞韻

蘇齋言詩必稱杜草堂萬古知無鄰開寶之間有二鳥風騷而下惟一人空餘後世幾皮骨誰是一家能逼眞用山谷句心精自欲穿溟涬律中方知驚鬼神

廣長舌吐微妙音蘇齋論詩見古心要從鬼語破幽險

蘇齋論山谷詩有似長吉者好用吏斷加刻深蘇齋論道園詩有似山谷者我正可無識自鄶公奚不敢齒諸任捶鉤若肯施妙用尚有一寸如幽鍼

八兄以輿齋書院課士盤香七排二十四韻寄示余無以和也乃用古體賦一首以敘其課試之事即次八兄韻

撫州太守出試士輿齋諸生集青衫莫嫌題枯韻腳仄特與起例為發凡要覩賦物妙體物中有夷坦無嶄嵌諸生能來共試險太守欲說且忍饞須臾傳催索卷急西日漸過前山銜紛紛爭投落葉亂戢戢已若束筍摻

先成得意自誇誤後出幸免交扶攜是時盤中香亦燼
起送太守回旌繆歸來晏坐獨無事一一手與親披緘
平生愛才慎矜惜肯使桂玉遺幽巖此邦士苦少程式
非我意故存刻巉輾轉反覆不稱意一枝起把飛秋毫
思入冥冥裊藤蔓詰語落屑屑霏松杉二句用原詩語新篇傳出
競爭寫投以衆好意所杴豈惟紙貴比縑素直恐墨盡
刮釜甑亦思巧鏤劈蟲篆胡不遺喙留鳥鵲昨來分寄
還到我幾日送過江上帆嗟余久棄賦短檠亦難更試
歌長鑱舌強空存齒齾齾髮短獨攢眉髟髟志煩意怠
少酬答那復大樂賡韶咸呻吟強爲拈病筆錯謬只恐

題空函卻憐太守亦老矣非比年少如終嚴何用苦索耗心氣正宜少抑避謗譏坐看濟濟美多士太守安樂民和誠

八兄書來仍命作盤香詩勉賦二十韻亦不能次和也

此香雖是粗疎質取便民間日用咸淨有屑泥加擣合素無印篆費雕鏤多聞造出連村店不待攜來趁估帆價只一錢常易給市隨百貨雜相攙濃芬不與分爐鼎細燄惟資就鍬杴較切短長量晷準驗晛明暗候宵嚴積盈寸寸灰如截向晦熒熒具獨銜帶濕煙微沉掩冉

因風點忽露尖搀漸消餘尾斜拖白偶熄焦頭小著蠟
足代燃繩勝茵艾可教鑽燧免槐杉鏇催漏轉相頻促
炷燼燻殘不盡剩貧女爽閨逐刀尺老儒村塾伴書函
孤檠滅後求方急萬竈炊時取不凡茆屋幾家深雨閉
瓦盆盡日一星嵌五侯分火餘光借六祖傳薪妙諦緘
鄰巷時來通緩急絢籌並託話詀諵乞將田婦還過陌
覓得山童慣走巖想見叩求無勿與由來製作不須監
氤氳寶鴨飄仙帳繚繞金猊惹御衫豈比昏朝支供足
水沉檀速可俱芟

高已生錫蕃 廣文來揚遣使問候

西湖不見君與君適相左長安不見君其咎實在我我有皇甫愧久未得謝過君無令狐怨初不責驕惰於今各何說但有白髮裏且喜成二老又辱先一个自須即造請敢復遲報和十年病轉劇十二月寒猶大當俟少暄暖勉為一起臥君如肯便來試問何日果

早蘭

二月寒多未放梅東風忽忽昨夜回正傍園林訪消息不知滿城一笑爭春來倡條冶葉自不禁桃李多有非時開美人胡為去空谷獨立顧影相徘徊愁看洛浦淩波早羞比華清出浴纔鄭姑夢回應見喜楚臣賦罷自

生哀可憐素質欲誰媚空使芳心爲汝猜亦知此花無此意無奈化工與主裁

沈慶之曹景宗侍宴二詩

我愛沈慶之侍宴世祖能賦詩一歌徒步還南岡自道何愧張子房復愛曹景宗華光殿前侍晏同解賦歸來笳鼓競卻問何如霍去病二子武人不識字當日何知學詩始兩篇自不減應劉一時侍從誰與儔南朝詞臣亦無數獨讓二子成風流以知此才蓋絕少天生異代有同調曹也顧盼自生姿沈乃高懷近有道豈與時人工拙較柏梁從臣本一疑（官銜與年不合有辨爲僞作者）衛青將軍自

可勿論之武臣侍宴賦詩沈曹二篇外惟柏梁有大將軍衛青句

園中綠萼梅三月始花旁有桃杏二株蔫然亦破萼矣

天上仙人萼綠華年年一度降羊家鉛華不御自羞恥清琡明璫奉君子今年姍姍來較遲彼穠亦自矜其姿我斥去之不挂眼媿爾紛紛空自薦

聞少穆前輩起任陝甘總督奉寄一首

邪江臥病不出戶世事久謝少關與昨日　九重傳詔下喜極忽不知所語賢者多責愚可恕如公豈不身繫天下故東南夷事尚未定西北羌兒且須撫國家舉足

勳可嘉　朝廷用心益彌哲李晟有力再造唐鼎頗無
功一用楚公今此出亦大難二者於間將有處整頓乾
坤自在公公須大名必垂宇

後園梅樹下小坐

日日園林信兒童與報來一春常見雨三月始開梅不
早似留待無多漫折摧暄和今日好小坐得遲回

康山主人江守齋余舊識也今其居已屢易主
矣感賦一首

曾到康山見主情過帆亭上一樽清林藏舞鶴能知慕
園有栽花未識名已屬他人居屢易每思往事感多生

習池終未風流盡好伴山公取醉成時阮相國寓居此園要守齋同居

客座有問余姓氏者戲占一絕

舊住錢塘是我家曾經五度謁京華邗江臥病無人識十七科前老探花

仇菡舟瑛出舊日所繪二圖乞詩

萬樹梅花一釣舟圖西湖垂釣作

揚州可有孤山鶴何郞不是逋仙閣枉卻東風與信傳惆悵花開又花落長春橋名打槳且去來縱不把竿可把盃莫憶西湖怨西里揚州梅西里人生行樂隨宜哉

納涼圖葑湖觀荷作

華亭山下蓟湖路還如丈八溝前處世間豈少納涼人
難得有此清涼身曲江紅雲誰看來天門九扇相當開
晉流碧玉空憔悴莞祠笑煞五湖水

汪巢林先生畫梅爲子秋題

巢林梅花一代手冬心意折稱老友此幅乃出送別作
寫贈故人尤不苟一枝屈鐵力最能直下倒挂勢走籐
著花節節欲到地動搖風影如不勝別有橫枝枝上出
卻作繁開亂爭日化工生態何不有能者每得於落筆
巢林冬心俱妙材卻好兩幅同見來余會爲子秋題冬心畫梅從令
定不落他手知生父子能畫梅

子秋復出冬心巢林畫梅二幅乞題

冬心幅

元陰晝閉欲暝時黑蛟下飲寒墨池一枝硬盤出老幹幾點疎放成冷姿化工在手妙多變幅幅肯作尋常見自言要寫晚來寒若有滿庭走風霰

巢林幅

畫梅莫難影影亦不梅離巢林此幅中却有影在地亂綴數花明孤島一梢細柔至欲無骨淡若不勝意偏無月來時自有水邊致知予本解人妙領得微契

即事簡松泉 是日詔使入城會飯於梅花嶺之東園觀者萬人即松泉鄰地

黃家侍郎初去周家侍郎適來去者何寂寞孤舟獨沿洄留詩弔落日懷古發清哀來者何喧赫名園餞宴開萬人邏光儀傾城起飛埃二子不相見見自難爲懷人生盛衰際往往成離乖安得似我輩相與無相猜君看昨游處輿蓋安在哉寂寥人散後風花落殘梅園扉不禁守鳥下啄蒼苔且持一樽酒攜手好追陪

秦味雲嘉謨秀才以所著書出示

百年著書誰苦辛揚州布衣汪中初一人嗣而起者有江氏藩經術當以不朽論使之收入儒林傳應比寶應之王懋竑泰州陳厚耀國朝儒林傳阮相國於揚州府屬只採此二人今乃又見江

都秦憤嫉不作潛夫論窮愁正似虞卿身月令一編已殫洽世本輯注尤精醇當為唐代補亡佚月令有唐天寶時李林甫奉勅注後亡見晁氏讀書志郎與王氏收散紛世本王氏注在魏博士宋均前五代時亡而況秦也善能為長句格律細穩風調新有才不遇惜已老誰念寒儒慰沈淪眞州相公當代尊年來頤養林泉春就談往謁亦時矣聞道平生最識君

有客

病夫閱世靜閉門有客剝啄來話言坐中為我出悲語自說一生好煩寃中外混混同一宇上下擾擾爭一貫五行之利水與土誰使盜竊得知故天為生梟地出蟲

淡食既不能為生毒死又不知自悟吾固知其不可以禁止兮造物將安以為所吁嚱乎禍亂聚伏兮死喪急中國耗竭兮公家又無出憂從中來何時絕安得水枯海不鹹兮攫奪乃息土儆草木不花兮民始無夭折樂吾生兮安吾業財用足兮長與無極猶及吾身眼見有此日我聞客語意愀然頷可其說口莫宣起視出門愁仰天未暇他計先目前一春連陰雨不歇今歲江淮恐無麥

四兄以客淮北新安鎮數詩寄示不能全和賦二律答之

武障河鄰僻新安鎮處偏居民雜沙戶終歲走鹽船作客獨無伴爲詩多有篇淮揚相隔近數數好郵傳昨得書來報知君未憶揚無蚊堪夏過有蟹待秋嘗強作寬人語聊爲度日方終思少陵句一別永相望

吹簫舊館爲二十四橋主人孟玉生賦

隋苑多廢跡訪舊無幾存自我來五年旅食蕪城春勝踐屢未果大雅頗見親閭有吹簫館風流賢主人歌詞老自作丹青妙入神何遜復異代杜牧眞前身未能賦煙月（橋舊有石碣題煙花夜月四字意必摘取太白牧之兩詩句語今已廢）爲君酬清新尙思暇一過不辭出西門（廿四橋據宋輿地志已無考今惟西門一橋稱廿四橋阮

相國定爲隋時最末一橋故仍得廿四之名當或然也非爲尋遺址自欲結芳鄰

玉生復以重修詩人徐苾村墓乞句

哭孫太初墓訪謝茂秦墳由來重古道亦是哀詩人若人本埋玉久此荒郊鄰況是一杯土將并姓氏湮君能爲料理用意何其敦揮橐匪細事舉錙誰助勤骨久雖當化心長務與存此事今已少眞不負徐君

羅茗香士琳過訪

我昔長安未識君君名自滿長安聞當時一嬾坐成誤今來始過邗江濱感君過我就病榻喜君丰采初相接坐深談辨益淸遠口吃語言微小澀人言君才世絕羣

我覺君意尤可親冠纓脫落衣垢敝旁人欲笑君不聞衆中意氣閒自得如此度量那可測恐卽漢代牛醫兒終日對之心折極

謝武季復惠贈印章

雙環小紐白玉獅中有圓筯文朱絲乃是四郞持贈物爲我手製小印私四郞今正束髮時讀書有過前賢姿早晚餘力到小學藝事亦復優爲之令我愛玩喜莫支筆法似已通冰斯龍泓諸老若見此定當爲擱鐵一枝葫蘆倒押自笑哦只我識字老忘遺君家說文倘許借乞與時時勘一披

阮相國與余同病足相國常製一小輿使人肩之出游湖山閒或飯於村舍家有爲余言者因

假淵明爲詞賦一篇寫獻相國并以謝言者

淵明賦歸去樂志息園扉任天以自適與物亦無違會爾有脚疾將赴廬山期籃輿舁之出一笑門生見龐通邀即去與飲亦不辭本來無江州王宏焉得私大哉無不可外人固莫知嗟我豈其儔乃敢與之希守官本雌伏（雌伏謂爲京兆丞見後漢趙溫傳）還家非倦飛偶懷東軒想來就南村依（南村淵明被火後所遷宅時相國家亦以此移居）名譽初不立心跡多可疑姑亦寄嘯傲一室自娛嬉出門欲何往且復爲謝之

三好圖 并序

三好圖者倡自汪蛟門先生所作三好謂酒與聲妓與書也圖畫五女史二人執樂一司酒一擁書坐觀自畫作顧曲狀漁洋諸老皆有題咏後沈既堂都轉重摹之而易以己像近則黃部亭別駕又轉摹也前輩風流後人爭效之如此豈不亦以所好存其間哉

前輩有勝事風流自國初後人竊慕之多寫三好圖我疑石季倫金谷列名姝中有絕世顏吹簫似綠珠又疑周公瑾顧曲微醉餘小喬方侍坐無語獨觀書名畫記有二喬

觀書圖人生有此樂一世良不虛獨無著我處知君笑幼輿

嫁女畢

兩男俱早婚一女嫁遲日轉輾誤汝年今辰始了畢竹笥貯布裙家風創長物豈不有恥笑外言非我恤昨來拜堂上見汝甚相得良足爲慰懷知是能安室此後儻可閒容我老休息雖不出外游家事勿關白

陶槎仙際堯同年之任楚南道出邗江連日見過臨別賦贈

自離長安已五年故人出處多茫然竹西流落兩寓客

獨與徐老爲周旋濃花驛館春帆雨日望故人從此去道出忽忽各未閒執手何由一交語今君正自欲之官却來此地同盤桓南關繫舟已幾日頻過不厭爲追歡多君以此知情重惜君抱才晚始用湖南萬古一長嗟君到還應有嘲弄

松泉有和余送槎仙詩輒和一篇

仲夏日長真似年園榴已發紅欲然思君咫尺不相就安得手脚能輕旋叶平曉起陰陰天欲雨未知君可出門去爲遣園僮致一言君如有便還來語君我今已俱無官周旋那作般與桓但教相伴好相逐鳥自知樂魚知

獄投詩贈答亦安用未必時人以我重惟應過咨似徵之可試桓伊爲一弄

揚州史氏家所藏　國初鼎革時張孺人經亂殉節畫卷題後

宛虹橋下澄潭水空祠日暮清波駛居人爲述鼎革年中有史家之母子兵火千門事已危竄逃無所悲何似偷出潛行昏夜間投身直躍清泠裏阿母自矢共美節孤兒孝獨曹娥比孤兒時纔十歲耳欲負母屍負不起浮沉於水奄奄矣天幸孤兒身不死事閱時經二百年子孫藏得畫圖傳傷心如見焚燒日地塌天傾聲慘宛

讀圖我亦爲淚下十日之記同一酸圖與王秀楚揚州十日記正合郎一家可知當日之事矣人生最苦亂離際倉卒那復能相全吁嗟揚州前歲還可憐

又一首并序

孺人子名典圖即其子所畫余前詩所謂孤兒者是也孤兒既長慮母事之不傳乃學爲畫既工而爲此圖筆勢絕奇其寫火勢與月黑風慘狀皆若有鬼神於筆端蓋其託以傳遠者用心甚苦矣因復爲此篇以專叙其畫事亦使其圖之并不沒焉耳

圖中何所畫城破兵來矣不見兵但見旗紛紛飄動城頭指城中火勢燭天起四面焚燒屋毀圯屋中有母手攜子夫死靈柩寄於此辭夫拜靈暮夜裏俱作掩袂狀知是涔涔淚不止其屋之後乃有池池水深且瀰月黑天昏慘荊棘滿路鉤人衣不見母只見兒急走繞崖弈且追想當阿母投身處其子呼號赴救時勢欲躍入還相隨此外乃有橋橋題宛虹字應是當年紀居址未有孤兒自署留姓氏畫此信良苦觀者亦如覩但恐世有未見者庶於我詩亦可得其粗上聲從坡讀